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朱

儼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欽霜鳴父較

國計篇

三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
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採木

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
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
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
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
近賦入貢斐楛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
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
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而莫詳于周官。今觀其冢宰所職以九賦歛財助卽頒之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謹于用如此其制國用也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國無九年之蓄日不足無六年之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其致豐于儲如此。

于是小宰則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宰夫則掌治法以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
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其致嚴于司財之人又如此當其時井地之法寓軍
於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
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戍邊之役卿
大夫之祿取諸邑采公朝無廩官之費而歲時經用
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
予玩好數者而已乃凡頒財則大府以式法授之而

關中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獲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禮賓乎。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主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輸重。而去王都稍遠者卽使之輸輕乎。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共其禮之常。而以尊者共其禮之隆乎。至若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凡邦

國之貢以待帛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
餘財以其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
貨賄之入出會之其不使少有耗費而妄用致兢兢
于九式之是準焉者抑何也蓋財非天兩鬼輸必取
之民間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于其經
費之際而品節之將情實既開必至泛用無度欲壑
不盈必至苛取無厭財安得而不匱哉夫惟太宰有
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
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

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九式之干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掌皮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王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自其掌財者言之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人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物。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凡

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
掌財固非一職。而歛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則利
權不分。歛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
於諸府。而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爲能。
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
而不虧哉。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
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
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
會財者言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
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
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
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
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效日成以月要效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
版土地之屬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一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賦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政焉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計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與以敘

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職幣掌式法以歛
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
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
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此則成周會
財之官然大抵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
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
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
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
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內

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于○一○身○之○
用○固○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
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復○沿○之○以○
書○契○版○置○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
者○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
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姦○欺○而○其○內○外○出○入○交○錯○
互○舛○簿○書○會○計○繁○多○委○軋○將○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
思○慮○者○所○疎○漏○寧○可○旣○哉○至○于○相○叅○而○互○攷○者○則○內○
府○在○內○反○以○其○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其○王○及○后○

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于用。征歛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矣。故司書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

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蓄○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
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
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
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
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非○若○
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
考○之○太○府○爲○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
官○之○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
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

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
之官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
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服又安敢校
其是非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
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又况實總于天官而冢宰
以九式節之以歲終制之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
國計安得而不裕哉其後周官弗舉經用無藝日相
於貪厲王之世好殖貨利悅榮夷公而用之芮良夫
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漁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我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至于齊桓公。與任管仲。晉霸。

業于是定石民作內政操穀幣謹鹽筴乘其海王山
高之資以行陰王素賞之計而內則籍于號令機祥
以傾私家之困茹而制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
以監四方之好惡而射其輕重其言曰事名二正名
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筴陽也壤筴陰也何謂
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其在色者青黃白
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
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所
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

也。人君失二五者，守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兵失二五者，亡其家。謂之國機。君通于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執守其數，准平其流動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穀者，守之于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守四方之高下，則國無游賈，貴賤。

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于君矣嘗問于桓
公曰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應曰方五百里管子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泮龍夏其于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
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
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
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
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
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

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是故輕軼于賈穀制。蓄者則物軼于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定。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若此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

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
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
始。終身不竭。此謂源究。其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
而民不足于食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
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者。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
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
民無不累于上。屯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
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
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

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
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
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
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
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
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子
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
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爲
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

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富賞之不齊也。且若引鍬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

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
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
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
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鈎美
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而自
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
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付之以
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共○
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于○君○是○人○君○非○發○號○令○
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
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
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
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
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
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賤○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
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

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
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
半萬乘衝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
夫以百乘衝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
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
不得卿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
而祿是壤地盡于功賞而稅賦殫于繼孤也是特名
羅于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
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

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
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視歲之滿虛
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
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
資也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強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
之君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割手足以
飽心腹也虧鄰以自益猶之禦貨于市而稱富于室
也去王道大徑庭矣及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

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覩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弊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時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

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
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
貧交疏兄弟焉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方而自主
樂觀時變主之術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
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

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雖欲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嗟乎是徒商賈廢著居積之術
雖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又去霸術遠哉後乃有荀卿
明王道富國之術其言曰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
有用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智愚分勢同而知異行
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

則功名無成羣衆未懸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
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
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
分使羣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以陵長不
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
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
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
好婚姻聘內送迎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

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節用裕民而善藏其
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
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
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
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
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必
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節窳乏之實矣。故天子
祿褌衣冕，諸侯玄褌衣冕，大夫禕冕，士皮弁服，德必
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

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
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
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
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輕田
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
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今之世而不
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
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拮挈伺詐權謀
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

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少殖穀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瓞棗李一本
數以益鼓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
切而馴車龜鼈魚鼈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
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
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
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
矣然則上好攻取功利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大夫
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教度量則國貧下貧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

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蓄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則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

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迨至于秦始皇并吞天下○
 形便志逸○遂收秦半之賦○發閭閻之戍○興萬乘之
 駕○造阿房之宮○南作五嶺○北築長城○役民之力○如恐
 不勝○取民之財○如恐不盡○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
 於餽饌○女子紡績○不足于衣被○而後天下始怨秦也○
 夫秦之封域○非不廣大○土地之產○非有贏縮○然三王
 用之○垂數百年○秦用之○不及二世者○何也○蓋昔者三
 王之盛○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能○不○能○勝○其○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不○過○
○馳○騁○弋○獵○之○娛○耳○目○口○體○之○奉○至○竭○天○下○之○貨○財○以○
○奉○之○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然○則○
○國○之○貧○富○固○可○以○一○言○盡○矣○

兩漢國計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
則有筭鹽鐵酒醪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
之利筭賦更賦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其
所以司歛藏輸納之職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
奉養大農之所掌以供軍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
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
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
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主之于司農最後

又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供宗廟常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稅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榷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以治庫兵軍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酎金以

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繙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興至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日畧可觀矣初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僮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鈎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庶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卽

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
輒馳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爲○身○衣○弋○紼○足○履○華○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
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躬○行○節○儉○以○示○敦○樸○爲○天○下○先○于○是○民○人○樂
業○景○帝○後○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始○增
修○矣○至○武○帝○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
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
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誦耻辱焉當
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
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餘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直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瞻。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數歲道不通。吏

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
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
費擬于南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
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
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
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
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又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爵
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又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
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
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先時往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
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繫欲
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渠。

匡遠鑿直渠自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
各數萬人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
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
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
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馴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
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
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
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

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踣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專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謫令代棘上林作昆明池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潰戰士頗不得祿又作鹽鐵行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濶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商賈大家皆破不事蓄藏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亦饒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

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
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太僕太農各置農官徃徃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
置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久之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一巴蜀粟以賑焉明年天

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
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
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勅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激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繡用充
入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秦一祠公卿白議封禪
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
儲設其具而望幸已而南越反西羗侵邊天子爲山
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

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用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贖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言郡國多不便鹽鐵事上不悅嗣連出兵
三歲誅羌滅南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徃各以地比給
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
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徃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
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
縣縣以爲貨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
元封元年貶卜式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
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請置平準于京

師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僅罷酒榷。

而已。後至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貢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瑤，木庠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宗、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厩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亡瑤文金銀之飾。後

世爭爲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
劍亂于主上主上時嗾羽人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
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萬
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非常
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焉

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
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
于天不見邪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
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爲出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
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
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
樂而已也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
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
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
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
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
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輸免官削
爵不得仕宦天子下其議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又減
關中卒五百人轉鼓振貨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
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

不以畜聚爲意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皆
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蓋嘗論之治財
有道惟寬而大者爲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銀月鍊用
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天下之財而已
矣漢武帝尚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文
帝躬行澗黜無所規爲而紅腐貫朽波及于後世夫
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取其效耶蓋楚漢
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
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

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夫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策，非不至也。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甚至賣爵免罪矣。郡國農官置矣，均輸行矣，鹽酒權矣，其區處調度，纖悉備具如此。宜其財用之益滋也。然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若是廩廩哉！夫天下非小處也，土地之所生人

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惟其不能清靜無爲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財之不足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庶人皆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貨財益流通租賦之入不可勝用矣何憂

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蒼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問

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勅皆以爲不知請問治粟
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于是
會計無法乾沒蔽匿不可勝詰如中尉脫卒動數萬
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少
府陂澤多爲貴戚膏腴是版籍甚不明而且莽田租
所入甚無定數也近魏武廟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
給過使公事素米于長安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郎
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制勢甚不明而廢祿所給甚
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多不入

東○都○官○餉○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鄆○國○鑄○錢○至○六
百○萬○是○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庸○薄○而○無○定○期
也○乘○輿○賜○賜○取○給○大○農○大○農○錢○盡○藉○以○少○府○平○陵○工
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
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美○租○之○積○尤○爲○泛
濫○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無○名○之○錢○儲○于○內○郡
卒○吏○之○錢○寄○于○州○郡○庫○儀○之○錢○寄○于○馮○翊○軍○市○之○租
委○于○邊○吏○則○其○漁○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
入○之○可○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

至六十萬解餽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甚者或私
餽實客而入多逋負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
者使其叅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
何至于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刻券廩給何
至于無定所
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
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王
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
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
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有均節

之式如冢宰之任。則雖好功極欲。如武帝亦不得以盡肆其窮蹟。此漢之財賦所繇不足之故也。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筭賦爲錢百有二十。而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更之不役者。出不價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制循視天下如一家。故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發其粟。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雖爲災患而不

足爲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或以此與王莽
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
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
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兵指手觸禁
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
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盜賊蜂起。漢兵
入莽時。帑藏錢帛珠玉甚衆。莽愈愛恤。所拜將軍九
人皆虎爲號。人賜錢四千而已。于是衆重怨。無鬪志。
遂亡東漢。中興光武寬仁恭行天討。雖復三驛乃聽。

而九服蕭條帝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
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
帛諸貨幣四時上月具見錢穀簿其通者各別具之
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
足又置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
漕穀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尚書以參互
鈎考之利源澄白不相微亂防閑審矣顯宗卽位天
下安寧民無橫徭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十
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感里侯家自植馳騫車如流

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自是迄于元興惠
養相仍壤土日闢稱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
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
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延
光以後災害屢發重以羗虜鈔畧乏興不給大司農
帑藏益匱而詔爲阿母起第連里竟街攻山採石窮
極工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
爲費巨億江京樊豐之徒賞賜不貲又招採貨賄驕
溢渝法造作無已僕射陳忠極諫並不見省永和建

寧之初西羌反畔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人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欽天下用晦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傾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十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之西園諧價然

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比鉅鹿太

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張然
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
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

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縮帛
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
每糞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
侍錢各數千萬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道行
費又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親著商賈服從

宴飲爲樂常侍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歛諸郡之寶御府積
天下之繒西關引司農之藏中既聚太僕之馬而所
輸之腐輟有進行之財調廣民貧費多獻少姦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敝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
此而進書奏不省及至董卓之亂李傕郭汜自相攻
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後帝東歸催圯等追敗乘
輿于曹陽夜潛度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纒
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徵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

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饌
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
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
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
出採招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昔人謂東漢書不志
食貨今以百官志考之則知光武有見于昆陽之一
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于武帝之奢靡故官以簡而
當有懲于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
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是故建武七年隴蜀猶

未平詔罷輕車騎士財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
以國有衆軍並多精銳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止
令城門校尉總南北軍中候總北軍而已外省郡國
都尉及諸試之法止存邊都尉而已郡國有叛羗反
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
王霸祭彤控扼之此皆有監于奢廣之事也夫用兵
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養兵之具不至
于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給貧民尋以
屯田糧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州郡墾

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屬郡國以教
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驍騎虎牙金吾武威等將軍
事已卽罷此皆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天下
而中興多事復倍于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
十并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爰書十去其八九乃
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煩碎
靡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
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矣第其并禁錢掌之

大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于司農取之。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爲私藏。何哉。蓋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辦于公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爲者。此所以後世之君不復能堪自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刻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大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用闈人以領之。于是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至于桓靈遂嘆天子無私財。至開西園自爲私藏。實官鬻爵無所

不至。豈非措置弗審。激之使至此耶。

三國六朝國計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
權時稠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
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
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口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
之也及至明帝不恭淫于宮禁百僚編于手役天下
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遠陽坐
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

皓然後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
富韜于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
藪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
荷插羸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
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于是
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
帝室布金墉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
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
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

輜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火饑人自相啖食愍王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澁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賅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屢作蘇駿旣平帑藏空匱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遣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單于是人士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窘乏若此迄

乎孝武太原之末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穀帛殷阜稍
爲給足宋初高祖崇尚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
藏文帝繼以省約不好奢侈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
明帝黷暴任用阮佃夫王道隆等官以賄命王阮之
家富於公家加以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皆
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庸販之人帝又令小黃
門于殿內埋錢爲私藏而奢費過度天下騷然民不
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卽位身不御精細
之物欲以儉率下移易風俗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爲先珠玉玩好
傷俗者嚴加禁絕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起送修
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幾
急事有未遑自是並不輸送而積逋限不可勝算文
符督切擾亂在所卽位之始卽詔免之百姓悅焉是
時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
傷財稱有齊之良主哉鬱林失道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
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

帛不可稱計卽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
逞羣小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至于東昏尤爲侈
麗興作宮殿以居潘妃極其絢耀服御珍寶至主庫
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寶玉價皆數倍虎珀釧一
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
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欽取見
錢共太樂主衣雜費錄是所在塘瀆悉皆墮廢又訂
出雄雉頭鵠筆白鷺縑百品千條無復窳已親倖小
人因緣爲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

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不敢致詰須物之處復重
征收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途少府大官凡諸
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
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闕武堂爲芳樂苑竊竒極麗徹
毀民家墻屋移樹種植雖合抱者亦皆移掘然插葉
繁華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水立紫閣畫男
女私褻之像于其上初明帝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
泥不足周用乃令富室買金而輸並不還直張欣泰
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

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悅子之道。願言不用耳。蓋自永元以後。魏每伐。伐繼以內難。而橫調徵求。皆出百姓。銜命之人。皆隨意取捨。不可彈述者矣。梁初。京都州郡各有儲備。自侯景之亂。國用遂褊。京官文武。月惟得粟食。多遙帶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雅尚儉素。服御裁令充足。不爲虛費。至于後主。驕荒日甚。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大武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獻文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

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開歲頻大旱絹匹千錢
淮北告亂命將陞援青冀懷貳數年乃拔山東之民
咸勤于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定租輸
之等復罷常賦以外維調百姓稍贍文帝始準古班
百官之祿以品第爲差已又下均田之制立三長之
法賦役均平公私豐贍至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
民則太和之治良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
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租調而徵之民不堪命有司
奏斷百官常給之酒以省其費爾後寇賊轉衆諸將

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
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減內外百官及諸
番客廩肉三分之一又增稅市店之錢有差永安之
後寇亂愈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于人猶不
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
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于齊晉之郊齊神
武因之以成大業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
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逐豐稔
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自是

之後倉廩充實文宣受禪北興長城之役百有金陵
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
計重以修創臺殿用度彌廣賜予無節府庫之積不
足以供乃感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食者悉歸縣鎮
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
費用焉嗣屬頻歲不稔米糴踊貴雖開倉賑給無益
百姓而當時承武成之奢麗競爲變巧一裘之直至
千萬匹鏡臺之值幾乎千金後主嗣位以爲帝王當
然乃更增益宮苑造修文帳武之臺嬪嬙諸苑起玳

瑁樓又于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堂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又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徹夕辨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貢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有降中者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顏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主大悅于是州縣

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
在徵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周初倣依周制創
置六官事務釐舉宣帝好自夸飾宮殿窮極奢麗又
發山東諸州增役以起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
弛酒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時百姓承平日久
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有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
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
月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
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

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帝用爲傷費大加
譴責後進香復以瓊袋囚笞所司以爲後戒焉由是
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于豐
厚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賞自門外夾道列布
帛之積遠于南郭以次頒給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
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已又以宇內無事益寬
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停其輪庸尋江南復反越公楊
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渥
十一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藏賦于人又

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
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于是乃更闢左藏
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
于人毋藏于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
減半功調全免已又均田土立義倉災傷有備亦頻
有年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邇易取利以給
公用至是以官司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一
切禁止而皆給地以營農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干
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

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難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帝以天下承平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夫二百萬人新置輿路及廼洛倉又于阜瀾營顯仁宮苑周連接北至新安南乃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

其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于其中開渠引穀洛水
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
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
儀同千士濫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京都所經州
縣遞送往還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
迫僮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時帝將事遼瀋增置軍府
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翥黃
龍赤艦樓船篋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
青絲攬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

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
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
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
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堪爲警覬者皆責焉
徵發倉卒朝命夕辨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
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
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
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
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

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
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藩往來相繼所經
州郡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
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
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
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
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
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
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

之干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于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財使人便斬于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

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紬臚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四屬疫疾山東猶甚所在皆以徵歛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歛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

爲四番于遠西柳城營屯往來難苦生業盡罄盜賊
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
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
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
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
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
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
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
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

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
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京師于開
遠門外磔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于鴈門突厥尋
散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
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
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干葉
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
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
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

乃以絹爲汲綆燃布以燬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

天

唐代國計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

唐書食貨志曰

租庸調之法

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軍州縣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辦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貞觀初太宗銳意恤民事從節約英宗至治二年以國用匱竭停諸王及皇后歲賜省臣復奏請節賞賚以紓民力上曰朕思所出倍于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慎之朕當樽節其用三年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

繕素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
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元年
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
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
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
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
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乂安太尉長孫無忌
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卽
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

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
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卽位勵精求治開
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三十青齊間斗纔三
錢絹一疋纔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
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
萬漕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絹七百四十萬疋綿
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其後天子浸驕
于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于
是錢穀之臣始事腹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

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
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時帝在位多
載妃御承恩者賞賜逾侈不欲頻于左右藏取之王
銀爲戶口色役使探知帝意歲進額外錢百億萬緡
云莽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是
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國忠判度支
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帑藏充牣古今
罕儔天寶八年帝帥羣臣往觀賜國忠紫衣金魚帝
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諸貴戚競爲豪奢

此食相尚帝亦侈于佚樂命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
凡一殮水陸珍羞畢備費中人十家之產焉及安祿
山反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
至太原納錢度僧道旬日得百萬緡而已尋潼關失
守帝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
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
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嗚呼困乏如此
回視向之進食果安在哉然後知古人不求侈靡所
以長有其有而帝之奢伏罔藝遂至不能保其所有

也。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斂，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于是一千者有稅。是時海內鐵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稅。庸使吳鹽鬻麻錫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于關輔諸州納

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
千○衛○乾○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
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
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
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
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
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旬○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
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以○國○用○急○征○及○青○苗○地○頭
等○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

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同紘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西京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

猜○閒○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
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繩○以○法○額○留○意○祠
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
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
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
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
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
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用○宰○相○崔○祐
甫○計○命○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未幾詔減常貢錦千疋服玩數十事又罷榷酒白第
五琦以左藏財貨貯大盈內庫掌以宦豎繇是公賦
悉爲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
食其中蟠結根株牢不可動至是楊炎奏曰財賦者
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
蠹不集今獨縮于中人出入盈虛之數大臣皆不預
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
川量數輸入帝卽月下詔俾財賦皆歸左藏時炎以
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尊以生日詔四方貢賦皆

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疋上悉歸之度支以
代租賦帝之初政清明若此天下望太平之治焉時
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宜重兵其費不資皆取辦
于劉晏晏有策力多機智變通有無出盡其妙常以
厚直募善走者置遊相望覩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
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
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
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
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

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晏
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
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雨雪豐歉之狀以告
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
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
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既奏
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
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季年乃三
百餘萬其初財賦歲人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

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歲歛錢二十五餘萬緡米
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
萬斛以供京師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
不給而借商茶筭之令出然軍用追蹙亦隨而耗竭
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
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
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輒逾境而屯及涇原
兵反倉卒出幸奉天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曰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曠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大夫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慢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啟。瘡痍呻吟之聲。與咻未息。忠

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負珍遽私別庫萬日
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是知昨俗昏鄙
昧于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質者六師
初降百物無儲外界克從內防危蹙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非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
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怨咨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
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
懷與衆同欲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
卒恭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改過之誠孰不歸
德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舉一
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跪奏卽去其榜先時儲
蓄空窘帝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給致
別親下帶金而鬻之及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歛
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而劍南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

西觀蔡使李蕙有月進自是節度使王綿李錡等皆
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
貞元四年李泌爲相帝嘗謂之曰每歲諸道貢獻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
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
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則降敕折稅不使
姦吏因緣肆爲誅剝則上供裕矣從之及元友直運
淮南錢帛三十萬至泌令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
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

言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
矯審旨加歛謫官吏刻祿廩增稅通津及蔬果凡代
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
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
自肅始也劉貞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奉
進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遠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
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初素不善
財計旣領度支乃廣鈎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
幸因建白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

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萬緡析爲負庫抽
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
山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
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
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
郎爲真京兆積歲和帝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
誣其妄反令還輪號曰底折錢常請歛財以實之帝
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開戶口繁息百司
務廢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

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宅日帝謂
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
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
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
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
以事賓客一充君之庖陛丁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
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虞陛下所
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錢未盡也則所
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之况一棟哉帝

顧曰人未嘗爲朕言之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
重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姍愈益厚延齡贊
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十萬緡請
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典作廣宣索多
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
脅使就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
度支出納與大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
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
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

美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敷。太府卿常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又引建中橫歛多積。致捕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卒斥逐贊等。朝庭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切於利。專剝下附。上肆勢。謫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故時人側目。及延齡歿。而人相賀。嗚呼。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後世多怨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

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
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典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
架陷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
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
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
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
而不知散乃怨府也憲宗初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
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嘗藏皆入內
庫山南河東兩節度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常諫

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奸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侯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揚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鎛哀會嚴丞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東道進旣由聚斂旬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而帝以天下畧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昇知帝意故數

賈美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理爲與援故帝排衆
論決任之縛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捐內外官廩佐國
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
支評直縛負售之以給邊兵故繙陳綵觸手輒壞士
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縛指所著鞞口此內庫
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由是競爲
刻剝而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絳號能聚歛乃以爲
宜歛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辨財賦鹽鐵使
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

病虛實乃以副使程昇巡江淮嚴州府上供錢穀昇
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
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
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
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
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然自在藩邸時
習見用兵之弊以爲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
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而幽州兵囚張弘靖
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罷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

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饋運不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自會昌末置脩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齏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攷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

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
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下食
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亾嘗歷
攷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
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
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
漸墮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
利四十萬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
權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倍倍

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歛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宜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爲兩稅新法竭耗編昨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爲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爲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爲兵之利而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

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議變府兵爲彍騎朝廷有禁
兵藩鎮有衙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
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常合漢
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爲重當時有所謂卒更
踐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甚苛
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
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
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旣厚
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

桑洪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
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爲甚
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
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
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於唐租庸調亦良法也
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爲兩稅使其其他雜賦有
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
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
隨之也

蘇頲濱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唐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償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堅刀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

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

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林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遠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

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鑄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鑄揣知其意，數貢美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遂去，而异、鑄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

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
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疆。宦官之構。
送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
恐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
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
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宋代國計 元明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而征取無藝。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關，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至庫吏三年一易。

其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群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寢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帑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責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

退財給室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
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
克歲用勿增賦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
租額前界逾年相參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
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繕當時
所貴心優詔獎之初吳蜀江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
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
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
無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

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
 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
 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寢
 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
 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
 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
 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
 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
 及工匠分隸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

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謚號。隨冊寶物。竝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冥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黼復以爲言。旣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論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入與民共者。屢勅有

司毋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獨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賦僅能取足，郊祀慶賀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克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

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
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
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挫人心。其後西兵久不解。財
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
式。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
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
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會元
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緡茶增至二
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

費彌有所加西兵旣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
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
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
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
百四十二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
外賞賚六百一萬至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
故用度不得不屈乃下詔勿責邊臣及轉運使趣議
罷冗官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副使包拯行
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

諫官范鎮上疏曰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
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
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
書也願使中書樞密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
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
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
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
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英宗以

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時蘊
軌策有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
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庭
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
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
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
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
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授已則難爲力
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也請得以此

凡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窘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與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及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備。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

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
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
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由陵林麓莫不
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
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
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
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
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
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

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
下之費固有去之其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
矣○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
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
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
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
其災而責之以救患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
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
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

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

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
但下三司共條析焉會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
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
曰救災節用當貴近始可取也王安石日常袞辭堂
無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
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夫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
蓋系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

明也爭辨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安石因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
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彘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
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
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
猶恐不決意用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
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
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
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

帝然之。安石既堅帝意，因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以蘓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爲條例官。會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使者四十餘輩，頒行天下。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

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
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是時天下承平日久
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爲憂日與大臣揚
權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
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
章閣覆闌檻青氊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闌檻率
故弊不必覆也旣而并延福宮覆檻氊罷之後呂嘉
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
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所裁省冗費十

之四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弓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生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大官吏祿蓋王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當時理財

無統未見其益先被厥損。類若此何怪其竊經傳之
美名於上而恣措克之實害於天下哉。且其初外置
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
自常平倉隸司農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
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大
數量入爲出分畫移用取彼濟此指揮百司及轉運
使諸州如臂使指制甚善也。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計
檢察憑由悉歸磨勘司造作軍器則冑案主之土木
之工財修造案主之防河之役則河渠案主之夫國

家工役之費莫大於三事而必命三司總之者所以
使之歛散及時縱舍由已不爲他司所牽制而可受
之以節度之宜也且其名其數籍於三司惟三司得
而知之人主不得以私之也咸平中嘗命三司具中
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
請之恕曰天下富於春秋若見府庫充羨恐生侈心
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其慎重若此至王安石爲
相以周禮行新法遂持冢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
主財計因與三司分權而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

籌凡稅賦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坑
冶雜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外則分建二司民
間常賦及酒稅之課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
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椿爲歲料
上供之數運入京師更立庫以貯之而三司悉不得
預焉於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始無專主而祖宗處
國計之良法胥失之矣自元豐官制行戶部度支鹽
鐵雖屬本曹而磨勘歸之比部衙司歸之都官胄案
歸之庫部修造歸之將作河渠歸之都水出納貿易

歸之太府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利權一分財用無藝於是他可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戶部全無計相之權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畧在京官吏諸軍俸祿而已然則三司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奪其權自熙寧變法之時而已壞矣如之何而望財之裕乎至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蕪轍爲戶部嘗請以三監

皆煎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不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而傷財害民戶部亦無所逃其責矣然卒莫能返其初也利權散出安得而不墮乎久之韓忠彥蘓轍等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權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

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然三

省吏猶有人受三毒而不改者故孫升傅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終及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旣罷導洛堆梁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而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吳居厚呂孝蕪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旣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蘓轍諸人之罪左司諫崔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入各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旣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帑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歲入經數各額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帝初卽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修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

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移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片者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自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旣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戒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益增選人

及廢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之
故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加故於時天
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爵後觀察下
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
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謾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
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
生活所營繕所樞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
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
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

蘇軾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刺令之類職秩繁委糜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戒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推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折

秋毫涇汴州縣朔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
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各品瑣碎則有
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鬪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
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功嶺
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瞻學錢皆歸應
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
言近歲南伐蠻獠北瞻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
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
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

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頗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登已先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

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禁船遺
 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
 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
 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
 事官之數為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
 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
 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
 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
 官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

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蓋自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紹熹承受不復關白。所司而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歛索取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雖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而已。勢弊莫支。國終無可爲矣。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

滿千萬上供纔三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
 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
 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
 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筭坑冶權貨糴
 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當是時兩淮
 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槁上供而上供所
 入不過閩浙數路耳其增設科窠項屑重複數倍於
 祖宗之舊總制錢者自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
 制使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維揚四方貢賦不

以期至於是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亭伯以東南用兵
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錢頭子賣
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欽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
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因經制之額增折爲總制
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椿錢者始于紹興之二年
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
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
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臣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拋
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

朝廷窳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於是州縣橫歛銖積
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
之害尤其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納斛斗則
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取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
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還失主
檢財產則不及甲刃亡僧絕戶不候覈實而入官逃
產廢田不與銷豁而抑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
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
監納過於贖錢除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

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套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利醋賣紙稅醬下奉錢之類不可徧舉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贍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支收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當時法度寬弛未嘗窮究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

行等錢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案，各以取之。雖日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徃僦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于民。時葉適條奏曰：經制之患，蓋取辦目前，不暇及遠。然初亦止二三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案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迺添酒稅，隨刻

頭子趙陽張浚相繼督率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事
之重當總制之名青戶壯丁顧錢始行起發役法由
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趨辦者
復瓜剖碁布胥吏疲于磨算屬官倦于催督凡今裁
取以昇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
制土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
而嗤之于是在江湖則苦于月楮在兩浙福建則困
于板帳上下焦然後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竊嘗計
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坊場河渡

木磨確槩之所入。公上無所用。止以給吏祿。而前有
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
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
有收拾零瑣。若此之甚者。嗚呼。昔桑弘羊。劉晏之所
謂理財者。鹽鐵則取之。山澤若酒醕。均輸舟車之算。
則取之。商賈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買販坐籠。不貲之
利。稍奪之。以助經費。而不致盡倚辦于農田之租賦。
亦崇本抑末。誠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至後世。則若
茶鹽酒醋。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

未嘗有遺利在于民間乃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歛不及民將誰欺哉然則是王安石之法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是何其無耻一○至○是○也○哉○且○使○酒○價○牙○稅○之○利○可○以○增○羨○當○于○坊場要鬧之地人戶湮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弊無措者不免加賦于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剋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執留頭錢而使士大夫

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
榷畝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
爾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
改巖明白按期中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椿板帳之名
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
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
則州縣不得借取辦不敷之說而造法取財以困民
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
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攷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

契酒坊既明屬版曹則異日或有趣辦不行之處亦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椿板帳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遣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解面富戶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脛合。州縣以酒坊牙契不辨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辨彼也。百姓以解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辨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

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百姓加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哉。總而論之。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兩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稱梁桑。泉務盡地方。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茲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

賜養兵兩陸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
制不至措越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
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
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
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稅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
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
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
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租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
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

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
征。惟。規。模。節。日。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
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
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
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
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切。之。行。初。議。不。審。行
之。未。幾。卽。區。區。然。較。其。失。得。尋。復。廢。格。後。之。所。議。未
有。以。瘡。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得。言。之。如。前。使。上。之。爲
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可。信。守。因。革。紛。紜。非

其質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爲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帑藏盈溢于講武殿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樞几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于民又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不然用二十疋絹募一胡人首約用絹二百萬疋北虜盡矣其意以縣官有

巨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未始以
自奉也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
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
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
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
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于內東門進入
外廷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
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率于民朕
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

水旱振給慶澤賜資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
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
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
能償則除其籍仁宗明道三年三司使言自籍
田後繼有賞資以用度不足請假內藏錢上謂
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
費也士遜曰不如是則有司不免侵剝民庶矣
自是歲歛或調發則出內藏緡錢絹帛以濟市
糴嘗出龍圖閣延福宮金帛以佐三司支費謂

晏殊曰藏之內庫不若付之有司可以寬財賦
又出內藏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贍三司諭輔
臣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以助
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康定元年合宜聖殿
五庫爲一改曰奉宸庫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
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
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
防舊以龍腦珍珠鬻于惟貨務數年不輸直亦
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

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
曉匣而置之御闕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
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
曉帳籍開防之法卽命幹當官各受其領其
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
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
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
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
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闢通所入各數爲之拘催

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
十人。彼惟知謹局鑰塗牕牖，以爲固密爾。又安
能鈎考其出入長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
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于內藏諸庫，皆得檢察。
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南渡內藏諸
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
爲助。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輸之內帑。
于是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
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

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
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矣而君嘗聞其能用
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
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破分祖宗
以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
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勝之不
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
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
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畱心民事惟務催督

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不可枚舉至于州郡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是故米綱立額始于景德銀綱立額始于祥符錢綱立額始于天禧絹帛之綱定于咸平然務行寬大隨時益損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自熙寧雖非舊貫尤爲未甚崇寧三年始立土供錢物新額于是益重至渡江後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實過宜和之數其時中都有

戶部有脩內司有內庫有大庫之激賞有國子
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
舶有坑冶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
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如所謂軍資庫
公使庫皆財賦之在州郡者

馬氏論曰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則其徵取
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
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夫其徵取之苛
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

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憐恤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謫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庶耻之維故吏少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日上供曰送吏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疆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

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耽慾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沿襲旣久。得失相半。中興以來。經費日夥。則不免于上供之外。別立各色以取之。州郡如

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事○力○有○限○則○不○
免○于○常○賦○之○外○別○立○各○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
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所○以○責○辨○于○州○郡○者○以○
其○原○有○椿○苗○之○賦○然○有○限○之○椿○苗○不○足○供○無○藝○
之○征○取○又○其○法○立○于○徃○德○之○時○州○郡○利○源○之○厚○
薄○事○力○之○優○劇○不○暇○審○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
優○裕○長○吏○庶○能○則○樽○節○奉○上○之○外○猶○可○代○輸○下○
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長○吏○
貪○庸○則○經○常○之○賦○入○不○登○于○版○曹○而○並○緣○之○漁○

獵已過于閭閻矣

葉氏論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爾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旣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間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

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
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
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善人君子以爲
惜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所少者不可復取
皆甘心於不能所謂悍馴僧之吏亦深自藏不
敢奮頭角以裒歛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
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監茗推貨之間而未得
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
兼弁專歛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前肆之會

關津之要徵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
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
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
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
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
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書藏至
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闕竭
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
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

欽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
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
建府於河北而張慙任饋餉之責者監鈔數十
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
之流汲汲乎皆以摧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
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
運所至剗剗攫拏朝廷科降文書文移守令丞
佐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賦貪之人又因之以爲
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

乘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剝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

財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夫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

夫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因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稍消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

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夫泉府之法歛市

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除者
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
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
特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
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
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
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今天下開闢
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太賈分而
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

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學
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
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
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平
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
義坐視小人爲之徒從其後頰感而議之厲色
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
得而畧計矣抑猶有上之未斂者乎抑已盡斂
而不可復加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諸子

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
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因將盡因其子歟抑
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闢欲散
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且
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
其心安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
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
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
也噫古之聖人所爲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

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
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
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
服天下者明矣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
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
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
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
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爲大憂
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

仁孝恭儉服御簡約宮中之費可悉布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獨除不問縉石來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其文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

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
與其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
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
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已也如是猶可
與有爲邪宜退而考其源今天下有百萬之兵
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
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
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宗天下
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具

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之廉必改爲踟躕之橫尾。生之信必習爲徂公之欺。而非踟躕非徂公。則其事不可以濟。故今天下之財用資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急也。事勢使然。豈其樂爲桑弘羊楊炎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

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
耶所畏者上毋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
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爲弘
羊者也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
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
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惓惓於農桑
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
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二
十一年在虛世策中書卽日奉詔理鈔法之弊

世禁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
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
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則吾不知若取於民
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
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
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
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禁不能對御史
中丞崔或亦極言世禁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
久之世禁請立規措所司官更以善買爲之

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世榮居中書數月特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朝中震攝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

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
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
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脇諸路官司虛增
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
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
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世榮親鞠之一一欵服
遂命誅之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
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平桑哥素主世榮者聞
太子言不敢採之總制院使桑哥爲人狡黠豪

橫好言財利帝遂有大用之意由是建置多所
關預桑哥摘委六部銜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
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
行入倉庫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
家避之桑哥又言諸路錢穀欺盜者多請以參
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
州其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
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
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

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鈞考錢
穀以剝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
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
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
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
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
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鈞考猶未盡罷旣而
御史言鈞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

介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成宗大德二年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後仁宗卽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

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緡之微非朕命無輒與人
冬十一月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
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
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
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
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時都水監傳旨往取杭
州所造龍舟省官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
宜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剥民以奉君猶割肉

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又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譁者與人同列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例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山是二十一年間○風俗樸素○衣無錦繡○公私富足○自時厥後

國用寢廣除稅權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
增而益至于大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
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
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
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
百年者有以也夫

國朝國計

國家幅員之廣視漢失朝鮮唐失交趾而取羸于大
理楚雄諸郡乃其過宋遠矣是故東起朝鮮西至嘉
峪南濱海北連沙漠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
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通二倉臨德淮曹四倉
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
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
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
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

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外絹絲綿苧多少稱是此其
 大畧也二百餘年來郊資歲幣祠祿視宋差省而其
 最費者無過 宗祿養兵蔭子三者為極然蔭子止
 于武職文臣無幾宗費 親王歲至萬石軍校官崇
 居第婚喪之費不下數萬下逮于庶人人各歲百石
 餘費等差此其不可已也然地力有限生育無窮今
 不能無少通裁焉邊費九二一民糧起自各省起運
 一屯糧出自衛軍 國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
 之後利尤無窮其外募兵預備防秋年例賞賜名目

需用不一然自開種轉爲輸納迄今嗟涸澤矣若夫
在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
庫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罔寺蓄也內供則光
祿職也又 皇城內設承運供用廣積天財及甲乙
丙丁丙戊等庫與夫尚官監以至寶鈔惜薪諸司皆
屬人主內府焉初 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
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
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傷人
况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

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

太祖言人君

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

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聚民之養而

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

斂之臣剥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

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

以財利言者嘗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

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罔知此道

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

商賈揚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饒餘慎毋聚斂以傷國體一日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軋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夫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

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
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
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
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
司助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
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
者也一日閱內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
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矣費快一已之娛
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已奉也今天下已

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其崇德
公利類如此至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早潦少收諸
王歲給祿米至各構節于是命俱依祖訓萬石
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各有差蓋稍稍通融矣當
時定鼎燕都再狩沙漠費用不貲而上身服儉約
率天下先嗣是宣德洪熙以來重熙累洽宇內
晏然且于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
國用有餘法網未密財利無制自正統初西虜阿
台朶兒只怕寇甘肅邊患漸興兼以寇盜日熾遣將

出兵疲耗中國濫費爵賞府庫日虛理財始益急矣

景泰間御史左鼎奏

國家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

患于不足迨至軍興尤爲窮蹙于是賣官鬻爵凡表
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嘗
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
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
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賈糧豈
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于上
民安于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括克聚

之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
流賦法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
斥芻糈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戍士
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
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爲專以務農種穀爲
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修約束以督
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則何戶口之不增賦
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成化十六
年廣東左布政彭韶奏言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

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歲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川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

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加意樽節。尤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是時內政擅權。奸壬迭起。妖僧異術。肆爲蠹蝕。土木頽興。于都城內外。建造佛寺。數千百區。張玩烟火。建設齋醮。動費千萬。于是賞罰無期。而傳奉除授。一聽之中。貴而莫能裁制。竟致內帑空虛。軍民疲困。初。國家內帑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兩。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景泰末。頗爲浪費。如金、豈、金、錢、等。擲賜內臣。取其闕笑。

英宗居南內聞之輒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
亟往觀之則金具存止缺一角旋節他費補之及

成化中太監梁芳韋興等用事于是十害俱整上

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與惶惶

不敢對芳仰言曰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

因數三官五顯廟之類曰此皆資後福上不悅起

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

言也孝宗弘治元年馬文升疏云爲國莫先於

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戒省

始乞勅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工銀等項某
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逐一上陳斷自宸衷量加
減省就爲定例尤望自今凡好用錫子之類更加樽
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德
復見于今而民困少蘇矣上副是躬親政務勤講
學之功優接下之禮平臺召對念切斯民其時端
揆大臣亦悉心勅沃舉成化敝政振刷頓清會是
時宜大烽火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婚相繼并內
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無貲而戶部尚書韓文悉

心經盡抑征虜中官苗達奏請追究羽流幻術凡威
曉中涓占奪和買民田又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
等事自是積弊無遺公私告便嘗上奏言本部會天
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
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
糧有事故得停而歲入往往不及額 國家官禁邊
防經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
而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
也天下民物凋弊日甚 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

實計莫知所圖伏乞 勅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
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
不濫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
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
上用之不乏厨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
隨缺何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
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監課若何樽節使邊
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
求馬房倉料何若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曠

以何年爲中制則可行而不靡濫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聖政有補而天下蒼

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久之兵部尚書劉大夏乞休上御帷殿問之對曰臣老且病命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艱故辭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官民窮財盡

大夏曰正謂不盡有常耳他未暇論卽臣在廣西取
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固可一一議
而革也于是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病蠹而擇行
之乃遞減王府房價及礦墳價銀數郡王下祿
米俱折色有差又舊例光祿寺設宴供奉內府御
膳備辨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以來添有坐家
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
常貢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
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奏曰光祿日辦不勝查筭日殺

生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惻然卽令下裁減、入十餘萬官民、乃得甦、是時

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工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餘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征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蓋極盛矣、武宗改元、入黨並起、逆

瑄剛狠尤甚、日造巧偽、淫蕩上心、國用口益不

足、正德三年、逆瑾令天下朝覲官、每布政司送銀

二萬兩各司貸于京師豪家同任括民財倍償之而峻割民脂政由賄成是後佞倖益離修建大緡齋山之戲內具之供造軍器于南織繒綺于蘇公漁國課私責民償內外潯騷中原盜起而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等處彈刻金碧文石采瓦窮工極麗時戶部李鏗曲意徇之不敢裁執尋內宮災復行興作一特他役並興鏗因具疏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省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蓋民之所愛惟財與力力竭則懟財散則叛今無徵矣顧可又促之屢請姑停

他營併成內宮至或奪俸示譴又廣置皇庄跨州連邑至三百餘處而自名大慶法王延番僧出入禁中賞賜無貲時旣已官輕而頹民窮而盜于是曹甫亂于江津六兒殘于蜀土劉烈梗于保寧劉六劉七掀于畿甸趙璠揚虎熾于河南僞尸潰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爲灰燼而散內帑給軍需不下數百萬卒無成功前後報功萬計輒加陞獎奏帶者至千餘人自出師至犒賞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而帝且巡幸無度旌旗遍于南北所至供需輓騷

州府官日不暇給至末年籍沒江彬家得金七十櫃
銀二千二百櫃雜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數夫
此皆錢財也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
于餽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
致百姓困貧府庫空虛况合群奸入黨衆義子各鎮
守諸逆黨宸濠賊賢畢真盧明秦州之籍沒其數又
當何如耶無怪其傾藏竭府不足以贖蓋 國家耗
盡至此極矣初盜起山東興兵動餉時孫交爲戶部
尚書後代交者王瓊也瓊嘗言交雖愛民而未知所

處李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爲時畿
內山東地方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
若降一令官軍捕盜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
糧草料准其稅不足官爲措處事畢補還此亦簡且
便矣而交等慮不及此命戶部侍郎楊潭總督軍
餉發太庫銀二百餘萬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積備
軍過支給有司因而派民強買及給散之際益生紛
擾或侵剋借代爲弊滋甚賊平潭以督餉功陞廉先
是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兩至是爲交

災幾盡而民不沾恩又方流賊猖獗之時民苦焚
劫掠而禾稼豐熟初不告饑惟河間一府水災民
多餓餒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匱乏屢詔蠲租
正德六七年間起運示邊糧草計數百餘萬悉皆蠲
除于是有用富民幸得悉免而貧民無日不被賊害者
惠不及如山西震石縣賊入城焚劫殆盡市民受害
不及各鄉乃盡蠲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轉借
于太倉又邊備甚乏亦發太倉助之邊備未充而太
倉庫銀已竭矣世宗登極凡所營造一切停廢

嘉與維新時詹事霍誦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
纂修竊查得 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
千頃 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
奇失額四百二十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
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
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
一百四十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
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
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

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
非荒虔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
又何以致此由 洪武迄 弘治開歷歷百四十年
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
望 勅行戶部考求 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
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
乞特 召戶部尚書詢之曰 洪武初年甫脫戰爭
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
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額少總國計者宜

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賦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
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盍謀思設法
處之乎再按天下 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
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
寡空也 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
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
百八十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矣 國初戶口宜
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 勅該部
覈實 洪武 弘治通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

管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冷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入十七萬石，則多加入十倍矣。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萬頃，失額者三十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入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

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
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
再按天下武職 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 成化
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 洪武初年二
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
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用賦入則
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
萬然猶 成化以前之大畧 弘治後未稽也 洪武
初下兵部備查 洪武年間武職六數幾何今日大

世其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曰減一倍軍
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 洪武初
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
稽昔光武中典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
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
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 成化
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
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 勅下吏部詳 洪武
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

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且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

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已復禮之自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其後國家經費百十倍于盛時而土木頻興齋醮繁建北虜南倭大軍數起兼以大臣貪指姦賍無筭海內虛斃日甚穆宗隆慶元年上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何年尚書馬森奏太倉見

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
俸糧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六萬
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頒銀
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筭僅足三月京倉見
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
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加二十二萬餘
石以今數抵筭餘足二年請崇儉約上手詔曰帑
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
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悉心措處以濟國用

蘇復奏臣查 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
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
歲之用邊境固未嘗求助于 京師京師亦不煩搜
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
年例再變而有土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迺
來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
折其四五民運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
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
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

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臣等見聞有限宜乘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中外各陳理財之策采酌施行報可遂差御史馬明謨趙巖譚啓張問四人分查天下軍需贜羨以補元年所蠲之數又勅都御史三人分往直省清理屯糧焉六月戶部奏供用庫解至錢糧申請科道查驗而中旨云庫與局同遵旨行蓋上初卽位時從言官議遣科道巡視監局後科道諭事忤奄寺因而譖革及得前旨戶部執奏內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奄寺科索無紀

自景泰三年已命御史監之。嘉靖四十四年因
偽報焚毀遂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之必不可廢者
不報。又戶部都給事李已陳吾德疏畧曰。伏覩 陛
下登極之詔。其于金珠寶石等項。止採買。又內府各
衙門供應錢糧。俱加節省。不得殺成命。一類。惟騰海
宇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請紛紜。遂至買玉買珠。
不一而足。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故智。
今府庫空虛。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
出。邊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活者不已。司

計之臣雖千方那補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萬之費何以借支太倉雖有贏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于後耶伏望將該庫奏計金珠等料俯從末議申信 詔旨一以

昭陛 下之儉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疏上 詔

李已下獄陳吾德制爵爲民二年工科王璽言內庫之弊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移延緩欲嚴擇官保籍其年貌以便稽查在內者有四曰鋪墊曰守門科剋曰茶果餽儀曰棍徒需索詎

鬻欲如會典所載令鋪戶辨驗錢糧每季輒易庫夫
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官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
今進庫至于紙筆葢席車價雖難盡革亦宜酌量扣
筭立爲定額抽驗上庫者卽用印記以防他日遺落
委官解戶其在逃與係獄者歲月寢深物交必壞當
先寄庫執其人付法司情有可原者赦勿治得旨
俱如議行又太監李芳請裁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
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觔仍令二年後悉遵弘
治例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按穆宗恭儉樽

節有漢文之風初中官各進攢盒以次上食則命損
光祿之經果餌則命于市以時值買進則損光祿餌
金漸寔故用絹歲一易則命以楮代諸用磁器歲不
貲且易破損則命用金銀製造而磁價頓賤此皆儉
德不可及者三年科臣鄭大經疏言災異疊見時事
多艱宜宜 召大臣商確治理及 勅九卿言官并
撫按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以 聞四年內承運庫以
空劄下戶部取銀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乾疏京帑
重寄乃以庀楮取之安辯真偽乞寢前命 詔如數

以金進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言國家貢賦在量入
爲出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
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
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
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
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遣四御史括天下
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
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克九邊一年之用國計
至此人人寒心然以其大事而不敢言或舉其端而

不竟其說亦未有能毅然行之者如入衛之兵無不
言其當罷而今數年未決誠以邊事未寧虜患莫測
異日或有以中之也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
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
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
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之言如宣府之主
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
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嘉靖三十六
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

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今卽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事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戒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陛下留神省覽。其用財約于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實其糜費溢于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國計幸甚。上然其言。令各邊

督撫從實議處以聞十一月戶部奏各府歲運內
庫京邊錢糧率被解戶攬頭假冒有一人假充數名
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詭萬狀法紀蕩然今將
積歲輸納輒沒分數纖悉條例共一百八十七類乞
下詔切責當事臣工務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庶大
計有濟詔各巡按御史盡法嚴追尅期完報逾期
不奏報者都察院查劾以聞五年正月詔取光
祿寺銀二十萬進用寺臣及巡視科臣各疏爭之

詔咸其半六月戶部覆戶科梁問孟國奏請勅戶

部侍郎一員同司屬有心計者將中外財賦每歲增減出入之數行各撫按悉心議處前有可因固不必過爲裁省以傷國體後有可革亦不許濫爲糜費以損民財事完造冊送部部類編爲各司職掌以定遵守仍將內府錢糧先後額首錄進覽庶費出有經歲計可裕矣從之嗣是所差御史諸人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各省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天下庫藏空虛災荒無備遂有苦其搜括適增煩擾者大學士張居正疏曰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夫天之生財在

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嗜慾戕之亦可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孝武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自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軫念民窮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約以爲天下先而勅吏部慎選守令牧養小民其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否則雖有

才能矜局止居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
各邊自行輸納不但懲貪亦實邊之助也至于今天
下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
役不均花分寄詭恃頑不納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
破奸徒罔利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官吏滋弊
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去其害財者又何必索
之窮困之民以耗國家之元氣爲哉所差御史宜
令回京而屯鹽之務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以後上下
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邪本獲寧

也疏下戶部覆議言財用當經理者其一兵餉之費
取辨屯鹽宜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令人粟

於邊酌地里遠近而遞減其貲使人樂從則塞下之
粟必多他如均隱占清驛遞復湖蕩革包攬禁投獻

諸條 命着實舉行之至 萬曆初輔臣居正等疏

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四百三
十餘萬兩而細主吏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

嘉 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今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覆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

漕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贏、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僅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十萬餘兩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

節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數頓少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乏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

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消磨新

收者日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

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

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况

民窮勢感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

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及讀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谷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除入內府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憂國奉公之臣雖漕糧銀庫出入之爲廩廩矣太倉漕糧者

歲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 京師者也凡百官
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爲命且
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年來多行改折或以
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往往出浮
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漸少則漕積
漸復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
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
者也近因中外多故災侵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
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于是復損額四

十萬且逾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求額外有若開納事例有若漕糧改折日稅契樽節日新增屯地日節省公用日吏承納班日缺官柴馬日隨漕折席日抽扣工食日新增鹽課日廣餉積餘日帶徵逋久日扣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爨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諸價修

倉庫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稻草諸倉
場之草料兵部之役夫酒醋麪局之豆麥光祿寺之

錢鈔厨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夷折絹工部器

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死局之豆草京

衛所官之布絹軍伴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

諸額內之出約歲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大軍需

若珠寶帝買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

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三十年

之通卽以邇者三年計之始猶出浮于入今則出倍

于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三。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
何以故。民原也。財流也。原大則饒。原鮮則竭。今天下
財原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金花
巧增稅契也。而農民益竭。自攫金緝也。而豪右竭。自
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逆弊騷也。而人與
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
安能復灌輸之於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
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
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罔寺矣。老庫原

積銀八百餘萬。問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祖宗累代遺蓄。尙鑰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然當日猶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無復可改。無復可開。無復可借。九邊蠢蠢。待哺嗷嗷。居恒無事時。欠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屨而不能支。求之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責無米之炊。于巧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國課在天命。人心也。光祿寺者。職司大內膳羞者也。糗糒米芑。民

還其之果品厨料則官解苦焉原額會計請色銀二
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歲該于戶部關領錢鈔銀三
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萬過矣後奮然一加
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銀爲一萬七千悉裁
靡濫以故蓄積饒裕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
驢腸而其之及卽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
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
其改元初卽裁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
三十萬借計部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庭用內監

供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節不經之費
誠宜著實施行者若庖厨諸役貢綠影占空名糜餼
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
蠟顏料之屬皆爲 上供需最大者曰金花銀乃

國初所謂折糧銀也 正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
臣赴彼關給以爲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
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 正統元年始議於南
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庫
之外悉爲 御用矣 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

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 朝廷供應皆民脂膏
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辭俾諸臣得隨事
執奏爲撙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於今凡請錢
糧解進猶以科道臣羨費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爲
防猶有監局守催唾罵大司空而不忘者且一礦金
至則日著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日著內庫進收非
直歸內庫實歸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猶晴
寶錄充勿 皇居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
孝順若繳壁陳設種種殊稱何可勝旣卽以三十年

金花計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其可徒積有用爲無
用乎。大抵當時外廷告急而內藏頗殷。天子待持
節。藏之構。遂不可測。而議者謂齒及上方。則喉舌之
地。見以內侵而急於操上。必不能兼言治矣。談及邊
蠹。則干城之士。見以爲中制而疎于備。胡必不能兼
言節矣。於是其入也。國未享其一。而民已耗其十。其
出也。上耗其十。而下猶未沾其一者。出入不復相程。
豐膏歸於偏。財安得而恒足乎。嗟夫。猶是宇宙間
有盡之財。數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卽盡搜括。恐非

不涸之倉也。而况其未易集也。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離利乃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効。則人也。非法也。漢。充自領屯田。不擬廷議。唐委鑄事于親王。祕閣。委。爲鹽鐵和府轉運使。所置諸道。皆慎簡。盡當時之選。我。先朝曾以重臣屯。未幾報罷。今銅冶之使。缺焉。未備。卽掌治粟而分離務者。所除而委任何如也。則。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徃以覈其數。不相。覆也。吏日抱底績。而考成之法。徃以覈其數。不相覆。

也。地日言無隱鑄無隱煮而功罪之贖往以覈其數
不相覆也。則人匿也。虞衆成之難。既欲芻狗其事。憚
慮始之難。又欲塵土吾法。而觸時事之難。又併欲萍
梗其官也。則人倦也。夫天地原有此利。我第發洩融
液以達之。未用者畢收于有用。則生也。而不任卽利
亦。或有其害。我復撻剔緘結以固之。使有用者不逸
于旁用。則生而通通而節也。而又不任。經緯失而天
地闕。人實爲之法。于何有哉。然而有貧國無貧天地
有匱民無匱政事。誠一旦大反弊端而中外實心而

究理之奚遠不可轉匱成豐御貧得富而紛紛末議
亦奚爲哉